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二十三回 朝南海悔過禪關 游西湖宣淫佛寺

話說祝自新收拾了尤氏、王德兩人的骸骨，又想到蘇州，嘉興皆不能存身，若至他處恐怕有人要尋事。他思前想後萬念皆灰，猛然記起幼年七八歲時，南海來了個和尚名喚了修，「與我父親相好。據聞此僧頗有道行，又善於風鑿，父親將我與他相看。仙說此子人有來頭，可惜心路不正，未能終局，倒是與我佛門有點因緣。彼時我父親亦不以此話為然。而今我鬧得進退無路，皆是孽由自作，竟應了那了修之言。可知為人一世的榮枯得失，天公早已安排定了，豈可勉強得過，倒不如認真歸依空門，斬除俗念，大可修行後世，挽補前非。況我父母早故，妻子皆無，我身雖是俗家，與僧家何異」。自此則祝自新的出家念頭，更外堅固。在路行了數日，這一天已至南海，遠遠望見普陀山聳青迭翠，矗立在南海中央。開發了船戶，搬過行李，在岸上覓了住處。次早，卅著一名家丁，僱只小海船向普陀山開去。船至山邊泊定，祝自新登岸四圍一望，高高下下山坳路逕，盡是天生成的奇峰怪嶺。又見往來僧人，都是科頭跣足，甚至只圍了一條中禪，上面赤著身體，在山前汲水砍柴。見祝自新主僕走來，皆圍住觀望，交頭接耳的議論。祝自新問他們可知道了修住居何處？內中有個老年僧人道：「居士問了修師何事？」白新道：「我與他有舊，特來訪他的。」那僧人道：「他是小南海的方丈。此人脾氣甚為古怪，連我們都不與他交接。你要去見他，可由這條石路上走去，轉過山洞那邊，就是小南海了。」

白新即照他所指石路，行至盡頭有座山洞，穿過去，忽然開朗。山路寬大，平坦好行。約走了半里許，果然迎面一座人寺院，松柏參天，鐘聲隱約。走近抬頭見石碣上斗大的三個字「小南海」。自新跨步入寺，過了天王殿，彌勒殿，中間一條幣道，兩旁雜樹盡是十數人抱不攏來的古木。到了大殿，廟貌整新，堂階闊壯。蓮台上三尊佛像，金瓔寶珞，法相尊嚴。

行出佛殿，又是一方院落，中間五間二殿，兩邊擇房僧寮客堂等地。見客堂門首站了個和尚，年約三十有餘，肚大腰圓濃眉巨掌，上身穿著簇新米色布衲，腳著黃布僧鞋，光灿灿的腦袋，手內拈串牟尼數珠，在那裡指點老道人四處打掃。見祝自新人搖大擺的進來，後面又跟著家丁，知道是個路過官紳，忙二笑嘻嘻的趨步上前，合掌道：「大老爺請客堂裡用茶。」白新答禮，舉步進了客堂，見一順三間寬大房屋，內中几案淨潔，陳設幽雅。又彼此作了揖，和尚清白新在炕上坐了，老道人送上茶來，回身邀著家人至外間奉茶。

和尚問了祝自新姓字居處，白新轉問和尚何名，現執何事，！和尚欠身道：「僧人名喚超凡，現執支客一事，與管理內外雜務。」自新道：「行一位了修大師可在寶刹？」超凡道：「了修即是敝住持，大老爺認識他麼？」自新道：「我與他有舊，多年不會，今日特來訪他談談。少頃煩你和尚辦完公幹，領我一見。」超凡道：「了修師已杜門二十年不出，大老爺是何年何處與他相識的？」白新道：「說也話長，了修師二十年前曾至嘉興，在我處耽擱了數日，與先君極為契合，彼時我尚在幼年，曾與了修師晉接過的。今日便道寶刹，特來訪他，敘敘舊情。」超凡道：「僧人也常聞他說，二十年前到嘉興與一祝姓居士相契，想即是人老爺尊府了。他巾那次出山後，即杜門不出。這數年內，連方丈的門都不出了。一切內外各事，皆委僧人力，理。他終日由早至暮，皆在蒲團上默坐，人不問他，他亦不言，甚至三五日都不開口。」

祝自新又問及寺中蹊蹺，與僧數多寡？超凡道：「自從敝住持不理事後，有幾家施主都不來了，還虧僧人極力支持，若似他也置之不理，這一座小南海久經殘敗了。雖有兩處薄田，連歲收成不甚過好，施主們的佈施又來得稀少，小寺大小眾僧約有百數十人，每日飯食即算是一項巨款。況在此深山窮谷之中，又無人家延請道場，那裡來的源源接濟款目。大老爺但看佛殿上與兩廊內外群房，急欲修理，又餘不下銀錢來，都零碎被眾僧人吃下肚去。前日還與敝住持商議，到各名省地方張貼募化小引，或可遇著那樂善施主慨發仁心，濟助修理。好在敝住持唯唯否否，向來不管寺務，他只有隨口應答，任我們募化也好，不募化也好。不敢欺大老爺，這幾年僧人被那當家二字都累煞了。大老爺既與他相好，自然說得投機的。少停見了他，敢煩大老爺勸說他一番。不要終日只顧修行，一毫外務不問，若大一座小南海，三五年內凋敗了也甚為可惜。如專靠我超凡一人，實難佈置。他是個寺中領袖，興敗都是他的責任。」

祝自新笑道：「你和尚不須煩惱。我此番來尋了修，實因看汲紅塵，意在借寶刹作一棲止。將來不嫌我才拙，我來幫助你和尚一臂何如？」超凡聽了大笑道：「大老爺又來說笑話了，好端端為何想做起和尚來？阿彌陀佛！我和尚們說起來十分苦惱，較之大老爺一絲一毫都趕不上。我等穿的是布衣粗服，吃的是淡飯黃齋，還要朝鐘暮鼓念佛誦經，規矩禮節小有不是，即受監院戒飭。終身奔波勞補，縱能積蓄點資財，到頭來仍然一空。肝士們尚可留於親生骨肉受用，和尚們任他堆金積土，臨死反為異姓法子徒孫快沾一人說做和尚修為來世，我看和尚是前生造的罪孽，以致孤獨一世。即如大老爺安居的高堂大廈，享用的玉食錦衣。富者奴僕成行，一呼百諾，神鬼都在暗地裡趨奉。貴者出仕皇家腰金衣蟒，揚名顯親聲聞天下，歌功頌德千載永傳。若是官做煩了，即致仕回家，教子課孫登科上進，指日又是一位老封翁了。做和尚的，任他竭力去做到了方丈地步，即如居士們做了大官一樣，也不過一寺之內推他為尊，出了山門仍是一個和尚，有何好處？你大老爺們錦繡世界住厭了，反要來做和尚，真正俗話道得好，米籬裡跳入糠籬裡來。」說畢，又哈哈火笑不止。

祝自新見超凡所說，盡是一派勢利言語，不耐煩起來，也隨著他笑了一笑，起身道：「煩你和尚，領我去見了修大師去。」超凡即忙也站起來道：「僧人理當引道。」邀著自新出了客堂，又回頭吩咐老道人，倘有過午的與那掛單的來，「過午的給他一頓飯吃，掛單的領他到寮房裡去歇。你們作主就是了，不要來稟報。我陪著尊客到方丈內，會當家的去呢。」白新同了超凡，繞過二殿迴廊，有一重小六角門，上題「另一洞天」。走進了門，又是一大方院落，當中五間是觀音殿。旁有一座小門，匾上寫著「曲徑通幽」四字。門內即是花園，中有假山堆砌，穿過石洞，見一順三間正室，外有彎彎曲曲數間群房，迎面五層階基。

自新朝內一望，中間蒲團上坐著一位老頭陀，年約八旬以外，頭上髮際通白，高隆鼻准，長眉大耳，儼然一尊古貌古心的老佛，閉著眼，兩隻手按在膝上跌坐。自新知道了是了修，暗暗贊賞道：「看他的形相若此，必有真實道行。」超凡搶先一步，上了階基，走近了修身畔道：「火師有遠路尊客，特來奉訪你的。」了修睜開二目道：「他果真來了，還是個有信的人。」超凡聞說，怔了一怔，笑道：「火師你說的什麼話，難道還未醒麼？」了修喝道：「你少要亂說，我雖終門似睡，卻都醒眼觀人。你雖終日醒著，只怕你盡似睡著一般。」超凡笑的走了開去，低聲說道：「他說夢話，還要吆喝著人。」

自新在階下聞了修所言皆是機鋒，即趨進一躬到底道：「大師久違了，弟子不免來遲，有負大師初意。」了修望了自新兩眼，也不答禮，點首道：「好好，你競來了。雖然失足中途，幸喜前因不昧算是有造化的。」說罷，又閉了眼，不言不語。超凡恐得罪來人，忙掇一張坐椅放在蒲團上首，請自新坐下，又輕輕向白新努嘴道：「人約還沒有醒透呢，你大老爺怨他昏聩，不必計憎。人凡人老了，性情都與人各別的。」自新道：「理當侍立聽教，何敢計憎。」超凡執意扯白新入了座，他也在下面椅子上坐了，不轉睛的看：旨了修，看一會又暗笑一會。祝自新是端正坐著。肅然起敬。

過了半晌，了修復開眼喚方丈內伺候的道人，「去取個蒲團來，請這位祝居士坐了，好講話」。超凡道：「有椅子呢，祝大老爺坐下半刻了。」了修道：「我豈未見他坐在椅子上？那蒲團滋味他卻沒有領略過。你怎知其中元妙？」道人已將蒲團取來，白新亟起身換坐。了修又對超凡道：「你去罷，恐外面有事待你安排，祝居士自家人不須陪得。」超凡正不耐煩見了修不顛不倒的樣子，圓陪著白新不好走開，難得了修叫他出去，遂立起對白新道：「大老爺此間少坐，再請到客堂內盤桓，怨僧人失陪。」白新忙答道：「請便。」少頃，超凡叫人送進一席素肴，了修讓白新吃畢，又命取水與自新淨洗手臉，吩咐眾人盡行退出。

方丈甲只有他們兩人，蒲團對坐。約有時許，自新覺得身子行些困倦難以支撐，恨不能睡下才爽利，只好閉目略養神氣。甫一

交睫，心內即昏昏沉沉，如睡著一般。好似此時仍在蘇州尤家做女婿的時候，又似在南京與轟家尋鬧，後來與劉蘊同住揚州設計裁害沈家，忽然又似到了嘉興和他哥哥分家爭產，又覺得他妻子尤氏尚在，與王德成了夫婦，竟不認他，反把他趕出，又將他丈人尤藉氣死。正氣很難解之際，忽見祝伯青等一班的對頭，都齊齊走來，爭要打他殺他。種種以前的心事，一時都到了目前。不禁如癡如醉，心內或疑是真是假，又十分害怕。猛地頭頂上一個霹靂，把祝自新驚得神魂飄蕩，嚇出一身冷汗。急急睜開二目，仍坐在蒲團上，見對面了修笑吟吟道：「祝居士受驚了。你從前作為，也該明白了。這些冤孽孽債，一時一刻都不能放你過去，任你躲向海角天涯，他們亦有處尋找。若非這半天霹靂，一棒當頭，你如何避得過這場惡劫？」

祝自新此時如夢乍醒，知道了是修的神通幻化，指點他迷路的。走下蒲團倒身下拜道：「弟子以前行為，愧悔莫及，只求火師慈悲拯脫，弟子死心實力的，情願修行補過，再無返悔。」了修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只要你一心皈依，我如來佛門廣大，何所不容，待到明早再作計較。你且起來，安心到蒲團上打坐去罷。」自新道：「弟子適才膽已嚇裂，不敢打坐了。」了修笑道：「你既悔過向道，那些冤孽因果早經化解，你只管放心打坐。」自新無奈，勉強又坐上蒲團，戰兢兢的生恐又驚惡夢。說也奇怪，此時心內覺得了無罣礙，爽適異常，好像從前的有些事都忘卻了，定神息氣的默坐。

不一會，天色已明，道人等進來灑掃，又擺上早點與祝自新吃畢。了修穿了大衣，領著自新出了方丈，至大殿撞鐘播鼓聚集僧眾。一時超凡領了數百僧眾上殿，先參拜了佛像，轉身見了修合掌，各依次序立定。超凡與僧眾皆暗暗稱奇道：「和尚有三四年不出方丈，今日何故穿了大衣帶著這姓祝的登殿？」了修見僧眾至齊，道：「我有一事說與你們知道，我收了個徒弟，即是昨日來的祝居士。他也是佛門中一個善知識，是以傳齊你等，從此你們是一門中人了。」僧眾聽了，方才明白。超凡忙走過，悄悄向自新道：「祝大老爺，你真真要出家麼？阿彌陀佛！我曾說過這和尚是不好做的，你大老爺不要認著兒戲，只怕你出家容易，還俗就難了。」自新也不去理他。

了修叫人點燭焚香，自己拜過佛像，又命自新也參拜過了，遂道：「你既立心皈依我佛門，須當謹守佛教清規，屏除一切貪嗔愛欲，不可中道變更致墮惡道。」祝自新道：「弟子蒙大師救脫苦海，正是天人的造化，火師但請放心，弟子永無改悔。若移寸念，誓入輪回不復翻身。」了修點首道善。叫人喚了名剃髮的來，將自新辮發拆開，分成三股盤於頂上，命自新跪在佛前，親白執刀，先在頂上摩撫祝贊了四句口偈，道：

此發娘胎即長成，借他分別俗和僧。

今朝削作空空相，苦惱愁煩悉化塵。

念罷，又在他頂中，親剃了一刀，然後剃髮的代自新一齊剃下，仍分作三股：一股供於佛前；一股設了自新父母靈位，祭畢對靈焚化，還了父母的遺體；一股了修收過。又取出一套僧帽衣履，叫自新更換，儼然，是一個沙彌了。重複參拜佛像，又與僧眾行禮。了修代他取名悔成，以喻悔過成道之意。各事已畢，了修回後，僧眾皆散。

自新喚過家丁，叫他將行李等物取來，又賞了他們每人五十兩銀子，好回家去。又將穿不著的在家衣履，盡給了他二人，以盡主僕一場之義。兩個家丁灑淚叩別，各自另尋生計而去。

祝自新身畔仍餘二千兩銀子，取了五百交代超凡貼補寺中用度不足。那五百兩托超凡查點僧眾數目，每人應給少許，以為進見之禮。超凡好生歡喜，與僧眾謝了又謝。超凡在貼補款中，乾沒了若干，隨意開了一紙支用賬目，搪塞人眾。

祝自新既得了安身之所，發心悔過，朝夕諷經禮佛，毫無懈怠。了修知他不得改變，在附近寺院內，叫他去受了戒，回來即將衣鉢傳授於他，了修乃退居修行。後來了修活到九十歲外，方圓寂而去。自新亦過到古稀以外，這是他終身結果的下場。所幸他回頭甚早，又得了修超脫，未受惡報。所以了修當日，說他與佛門有點因緣。他與劉蘊是同時的惡少年，祝自新猶知悔過，撇手人間。那劉蘊一味的作惡不悛，自己作踐的九死一生，受盡苦惱。

劉蘊自在揚州逃走，不敢回家。一則怕他父親追問，二則恐祝自新扳他到案。帶了隨身幾名家丁，連夜逃至杭州，往西湖上看玩景致。又因杭州撫院，是他父親門生。劉蘊去見撫院，假說他父親命到天竺進香，便道來謁見世兄請安。撫院即留他住在衙內。過了數日，劉蘊是個沒行止的人，受不慣拘束，作辭回家。撫院也不深留，送了一千兩銀子作老師的調養，外又送了二百兩程儀。劉組手內有了使用，當即搬移到十五奎巷內，一所客寓裡住下。終日去訪花覓柳，自尋快樂。誰知杭州乃省會地方，撫院又功令森嚴，一班流妓皆存身不下，投奔各處去了。劉蘊逛了三四日，雖有幾家私戶，皆不堪入目，心內悶悶不悅。

一日，吃過午飯，獨自出了寓所，向城隍山來。走未數步，見山腳下僻巷內有一座小小寺院，兩扇紅門半閉半啟，門頭上題曰「紫竹禪林」。

劉蘊信步踏入，裡面有一個中年道婆，在佛殿上掃地，見劉蘊一人進來，又見他衣服齊楚，知道不是個平等人，忙丟下竹帚道：「老爺請坐用茶。」劉蘊本是色中餓鬼，見道婆年約二十八九歲，生得頗為跳脫，一付容長臉兒，兩隻水汪汪的雙瞳俏眼，一對四寸半長腳，紮得硬掙掙如菱角相似。又聞人說，杭州尼庵不減惠泉的場面，遂笑嘻嘻的坐下，道婆獻上茶來，轉身入內。

少頃，聞得殿後一陣笑聲，走出三四個光頭女尼，又有兩個惜發道姑，年紀都在二十歲上下，皆生得姿容媚媚，體格風騷。

一齊上前，向劉蘊稽首。劉蘊立起，一一答禮入座。眾尼問了劉蘊姓名，知他是金陵富家，來此遊玩的，分外起敬。劉蘊亦轉問眾尼名號，為首的年紀少長，是紫竹庵的領袖，法名皓月；那兩個是他師弟，一名海月，一名明月；兩個蓄髮道姑是皓月的徒弟，年齒最輕，一個名喚岫雲，一個名喚行雲，皓月道：「劉老爺可曾用過午飯？若不嫌蔬菜無味，小尼們備齋奉敬。」劉蘊見他等殷勤款洽，又眉梢眼角暗逗風趣，劉蘊是玩耍中的老手，如何不識孔竅，即答道：「素味平生，怎好叨擾。無如敝寓離此甚遠，腹中頗覺饑餓，只好坐擾，容再補報罷。」皓月連稱好說，起身邀劉蘊從殿後一個六角門走入，是三間淨室。院落中栽了幾株芭蕉，數十竿紫竹，堆了一角假山，甚為幽雅。早有道婆與數名垂發女婢，調開桌椅，擺列素齋，盡是上等果肴，精美非常。眾尼推劉蘊首座，他們挨次坐下。

席間，談說笑謔毫無忌諱。劉蘊快活已極，接連吃了幾杯，假作酒醉，一個呵欠，順手搭在明月肩上，捏了他一把。明月「撲嗤」一笑，將身子一歪，推過劉蘊的手道：「醉成這個樣子，還不要穩重，你倒仔細跌翻磕了腦子。」劉蘊趁勢將明月抱起，摟在懷內。明月掙扎不得，又護著癢，笑的團作一堆道：「再鬧我就要急了。」皓月等人一笑，盡起身走出，反手關好室門去了。劉蘊乘著酒興，把明月按在炕上，成就了好事。然後開了門，道婆等進來收去殘肴，又送上水來與他們淨洗手臉。劉蘊是夜即宿在庵內，師徒幾人輪流作樂。

次早劉蘊回寓，爽性將行李等件搬至庵中居住。過了半月有餘，連那道婆都勾搭上了。眾尼知他腰纏甚裕，百般去奉承他，把個劉蘊樂得恨不能住在此地一世。又得的是不肉疼的銀子，落得任意揮霍。眾尼將他當個活財星看視，又恐他即回南京，想出多少新奇食玩，逗他玩耍。隨劉蘊的一起家丁，也與庵中的女婢們朝夕聚在一處，鬧得如花如火，十分親密，反幫著眾尼慫恿劉蘊，不要回去。未至數月，劉蘊的囊橐將匱，白知沒了使用，此地即難存留。若說回南京去，又割捨不下眾尼。左右輾轉，反愁煩起來。

他貼身眾家丁中有個家丁名叫柏成，做事很有算計，劉蘊也最信任他。因心內一時想不出個長策，把柏成喊到一間密室內，與他商議。柏成道：「小的久經代爺划算著了，爺到杭州來是空空兩隻手，不過撫院大人送了一項銀兩，爺又大來大往的用，自然完得快。若說此地沒有使用，是難存身的。爺如果就這麼走了，也要討人笑話，真正退避皆難3必得仍要大大的使用...宗，然後托辭回家公幹，那時他等都識不透我們的底止。爺今日就不同我說，小的正欲來回爺聲。」劉蘊拍手道：「我原是這麼想所以才同你商量的。」

柏成道：「小的倒有個計較在此，請爺斟酌。難得與撫院有舊，日前小的見撫院也很敬重著爺。明日待小的出去放個風聲，尋他兩條頭路來衝貼著。」劉蘊道：「這也是個計較，怕的答應了人家，撫院不肯徇情，那才白丟人呢！」柏成笑道：「爺真多慮

了，難道瑣瑣碎碎去討撫院的沒趣麼？只要小的放開眼睛，尋一個肥戶，賺他一宗，過手也要夠用一年半載方值得呢！我在外面安排定了，爺即面見撫院，說是老主人差爺來的，須說此人是爺家親眷，再三求了老主人才應許他，不怕撫院不准人情。否則爺再假老主人手筆，寫一封切實拜托的信，此事即萬分穩妥。」

劉蘊聽了，人喜道：「你就這麼做去罷，事宜從速而安詳為是。」柏成次日即到各茶坊灑肆內閒坐，誇張他主人與撫院交情甚厚，日前特地差請主人米逛西湖的。」這風聲一經傳說出去，即有那些專於打聽閒事，以及捕風捉影好去兜攬的人，〔走〕攏來與柏成扳談問答，稱羨不已。柏成見有人問他，分外說那花團錦簇，驚聞駭聽。

恰好這一日有個晦氣進宮的人來尋他了，此人姓冷名桓，山西太原縣人，在山西要推他首富。上代亦是書香人家，到了冷桓這一代，他白小不喜讀書，說書要把人讀迂腐了呢。帶了數萬銀兩入京捐納，餒例得了州官；又聞得浙江係富足之地，即掣簽分省選至杭州，到省已有二年之久。上司知他是個富豪出身，都將賠補的疲缺與他署理。冷桓倒不怕賠貼，只恨邊疲缺分地方甚小，不大尊嚴；須要在那通都大邑衝繁首要的地方做他一任，也好炫耀著自己手段，使上司知道我才洵不凡，非可小知的人，將來才可冀升擢。亦曾鑽謀過許多門路，均未能打通。今日相巧冷桓也因無聊，出來閒逛了半天，到這茶坊內少息，聽得柏成正在隔桌與人談論他主人是世族名門，此地撫院是他世兄，又如何敬重他主人。

一番話，正碰在冷桓的心坎上，緩緩的站起，踱過來向柏成舉手道：「請了。」柏成見冷桓衣履鮮明，不敢藐視來人，忙立起身，欠身道：「爺請坐。」又親自奉了茶，問過冷桓姓字，冷桓也問了他主人名姓道：「我有句話要托你奉求你家主人，茶坊內卻不便說。我的公館離此不遠，屈你到我公館裡談談。」柏成心內明白，知他是米尋找頭路的，多分聽著我適才所說的話了，暗暗歡喜，假作齟齬道：「我出來的久了，恐家爺要叫喚，改一日再到大老爺公館裡請安罷。」冷桓笑道：「不過三五句話，斷不耽遲。你，你主人使喚的人山多，那裡偏偏問著你。」忙會了茶錢，起身同柏成出了茶坊。走過三四條街巷，柏成見迎面一座高人房屋，外面望去似有十數進的樣式，門凳上坐著許多錦衣大帽的家丁，見了冷桓都垂手起立。冷桓道：「這位柏二爺，你們好生管待著，我進去有點事，少停要請他說話的。」又對柏成道：「屈你且坐一坐。」說著，人內去了。眾家丁見主人如此優待來人，必是個大頭腦，爭著上來趨承，邀柏成至門房內吃茶。

柏成又細細問明了冷桓的家世，放在肚內。

過了半會，裡面走山個小童道：「老爺請柏二爺書房內說話。」柏成起身，隨著小童轉彎抹角走了好幾進房子，方至書房。早見當中設了一席，只安了對面兩付座頭。冷桓見了柏成，笑吟吟道：「有水酒一杯，屈你小坐談談。」柏成道：「小的怎敢陪大老爺用酒，有話即請吩咐，小的要早回去的。」冷桓道：「沒有的話，你我切不可拘禮，我還有事要重托你呢，坐了好說話。」走近扯著柏成，硬推他上首坐下。又將酒壺放在自家面前，喝退眾僕，將書房門掩上，只留下他兩人在內。

柏成起身謝了坐，冷桓親與柏成把盞道：「你主人是何閥閱，請教細說一遍。」柏成道：「我家主人是當朝首相，刻下告老在家。到杭州來的這位小爺，乃老主人的大公子，官名是個蘊字，表字仁香，亦係甲榜出身，做過台諫。因老主人致仕，他也告終養在家。老主人放過五次主司，京內大半朝都是門生故舊。現任的杭州撫院大人，即是我老主人會闈門生。日前有稟啟到南京問安，順請少爺來游西湖。不瞞你大老爺說，我家少爺少年科第，人又風流，極喜玩耍，難得他世兄諄諄相請，稟明瞭老主人來的。又嫌他衙門裡煩雜，特地賃這紫竹庵居住。這庵內當家姑子，前兩年住在南京，常到我們府裡去，是最相熟的，不然也住不到女僧庵裡去。」

冷桓點首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主人必然愛友。我不揣冒昧，有一事奉求。」遂將自己署過幾次疲缺，甚不愜意，意在尋條頭路，不惜重酬，須謀一衝繁地方，施展一番。「不知你主人可肯照看？倘蒙應許，我定當酬謝你二爺進薦之力。可細訪我姓冷的，即知不是個吝嗇人。」柏成道：「原來大老爺為的這件事，極其容易，並非我誇口，似這樣事不用吹灰之力，只愁我家小爺不屑對撫院去說。既承你大老爺見委，又殷殷抬愛，小的回去盡力在小爺面前說項。所喜平時說話，小爺還相信幾分，可以斗膽先允大老爺個八分可靠。但是事成之後，大老爺切不可吝惜銀錢，那也是壞自家的事。」冷桓忙道：「你二爺但放寬心，我拚著萬金使用，分外再送你五百金酬勞何如？」

柏成暗喜道：「這事幹妥了，有一年半載受用呢！」便道：「如人老爺肯捨萬金使用，包管有成。今晚小的回寓先對小爺說明，明日即去面會撫院，揀那上等美缺，最冠冕的地方，委大老爺去署理。有了消息，小的再來報送喜信，以及該何處使用若於，開一清單來，好早為預備。此時大老爺即取信小的，也斷不能先說私項，就是這宗銀兩，亦非我家小爺受用。撫院大人前可以討個人情，那衙門裡各色人等，何能克苦。俗云：可慢君子，不慢小人。大老爺做官的人，自然明白其中道理，不須小的細說。外餘若干，卻是小的同伙兄弟們領賜了。若是我小爺，再多個萬金他也不放在眼裡。」冷桓聽說更加相信，喜的手舞足蹈，又殷殷勸勸柏成用了飯。柏成起辭，冷桓直送至大門外，又諄囑再三，不可誤事。

柏成出了冷家，一路跳躍而回，走入庵內，即將劉蘊扯到外間，把遇著冷桓托他謀為的話，從頭至尾細細說了。劉蘊亦甚為歡喜道：「據你說，事不宜遲，明日即當去見撫院。」柏成道：「可不是呢。」劉蘊即叫柏成取過紙筆，又叫他看守外面，不許閒人進來，「說我發家信呢」。劉蘊在燈下寫就書信，作他父親給撫院的口氣，無非敘說前番承惠，又說冷桓是他遠房表姪，托他各事照應，並將求委繁要地方的話，大概說了一番。所有細情，均著兒子面陳，復懇切委婉的寫了幾句囑托話，封好臧於身畔。仍至後面，與眾尼作樂。

次日，命柏成僱了轎子，來見撫院。到了衙前，投進名帖。少頃，傳話進見。劉蘊入內，彼此請了安。撫院道：「世弟去未多時，又至杭州有何公幹，老師近日身體還好？」劉蘊欠身道：「家君身體托庇平善，連日足疾少愈，並命問安。特著小弟趨前，有一事奉乞。」說著，雙手送過書信，撫院拆開看畢。劉蘊又接口道：「舍親冷某屈在僚窠，極蒙世兄提拔委以重任。冷某時中信家君，備述世兄愛人以德，刻骨不忘。無如冷某心性務為高遠，每多顧盼自雄，家君亦常以是為飭，奈他秉性天成，難以勸改。是以家君作禮來前，何妨俯如所請，以觀後效。倘或才可勝任，即冷某之僥倖非淺，如不然渠亦無所怨尤。小弟因忝屬世好，故敢冒昧直陳，諒世兄都能原諒。」

撫院道：「令親冷某為人尚好，又有老師諄囑，愚兄定當為伊謀一要缺，可以威重行權，以暢其欲。但是一時恐未能如願，因新任藩司是個旗員，性情很為古怪，若竟對他直說，他定然不行，反要疑愚兄其中有不實不盡。況州縣例歸藩司升降調補，彼有專貴，愚兄雖是他上司，卻不好過於屈他。總在我心上，容再報命。」劉蘊打了一躬道：「諸祈世兄作成。」隨即起辭回寓。

柏成道：「看來這件事，有九分穩當。我先去送個實信與冷家，叫他把銀兩預備齊全，一得了消息就要兌付。能再說通了，先取些過手更妙。」劉蘊道：「好！」眾尼見劉蘊去拜本省撫院，更加倍敬畏。

柏成到了冷家，也不用通報，一逕直入，至書房見了冷桓。遂將撫院的話，又描摹粉飾了多少，竟是指日即可委缺的光景。

冷桓聽了，喜不自禁，千恩萬謝。早間冷桓暗暗差人去打聽消息，果見劉蘊主僕進了撫院衙門，談了好半晌才出來。又聽得柏成說的活靈活現，焉得不信。柏成又道：「你人老爺亦要預備著那項使用銀兩現成，這些事是閃電穿針，不可怠慢的。」冷桓道：「我的銀子早已備了，如有一實在消息，你二爺即著人來發就是了。」柏成想了想，也不好說先付的話，怕冷桓起了疑心，反為不美。遂作辭出外，心內好生快活。這宗買賣一絲力氣未費，穩然得了若干，我卻不可浪吃浪用，帶回去置備些田地，也可做個小康人家。又到城隍山各處，戲耍開心去了。

劉蘊在庵中亦百般得意，叫備了一席上等酒肴，與眾尼任情酣飲取樂。正說笑得高興，忽抬頭見柏成滿頭大汗，慌慌張張的進來，對劉蘊招手道：「請爺至這間來說話。」劉蘊也很吃了一驚，出席隨著柏成到後面，忙問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柏成拍手嚷道：「不妙，不妙！冷家的事不妥了。」這句話，把劉蘊如提入冷水裡相似，急說道：「你有話快說罷，不要嚇我了。」

柏成蹙足道：「我才從城隍山回米遇見一個朋友，先與我做過伙計的，去年他進京跟了一位部曹官兒。我問他來此何干？他將我扯到僻靜地方，說此地撫院被京中一個御史彈奏，參他私鬻外官，貪婪無厭，又拿著他一封私書為憑。現在放了兩個欽差，悄悄的到杭州來抄撫院的家產，鎖提入京治罪。又恐撫院得了風聲把贓銀運至他處，所以此事甚為機密，一路上改裝破站來的，早間即進了城，連鬼都不曉得。我的朋友就是跟那位部曹來的。又說這件抄家差事，很有點沾潤，因和我至好才肯告訴我實話，又因我是個局外人，斷無走漏。你老人家聽著撫院的自身尚在不保，那冷家的事不是沒指望了麼！」

劉蘊急得搔耳撓腮道：「這怎麼了，冷家的事成不成也沒甚希罕，我因待他這一宗款日好彌縫虧空呢！好幾天的用度，都是庵裡墊給的，若沒了來款，真真是大笑話。」柏成也急的在地下團團的轉，猛然笑道：「我倒有個脫空計策在此，因要濟急，也顧不得喪心。我的朋友說，明口五鼓才發作呢，今日一夜，要知會合城文武官員等人，所以才耽擱到明早的。我想既然事甚機密，冷家也不得知道，好歹待我去撞個木鐘，騙他過來。我們準備連夜溜走罷了。」遂附著劉蘊耳畔，低低說了一遍。喜得劉蘊拍手叫好道：「你快去，不可遲誤，做成了我願與你對分。」柏成笑道：「且慢歡喜，俟做成了再說太平話。」劉蘊又連連催促柏成出門去了。

劉蘊回到席間坐定，心內卻萬分著急，不知柏成此去如何，臉上又要裝做沒有事的樣兒，恐眾尼看出他破綻。究竟柏成至冷家沒的是條刊『麼脫空計策去哄騙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